

当睡者醒来时

他沉睡了两个世纪，醒来时已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作品

肖恩和 译

WHEN THE SLEEPER WAKES

Herbert George Well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当睡者醒来时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作品

肖恩和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睡者醒来时 / (英) 威尔斯 (Wells, H.G.) 著;
肖恩和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威尔斯科幻作品系列)

ISBN 978-7-5399-8198-7

I. ①当… II. ①威… ②肖…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5084 号

书 名	当睡者醒来时
作 者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王 蒙
版式设计	@有栢书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98-7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难以入眠	001
第二章 昏迷	011
第三章 醒来	019
第四章 喧嚣	025
第五章 流动的车道	041
第六章 神像大厅	047
第七章 身陷囚笼	059
第八章 铤而走险	073
第九章 臣民的呐喊	089
第十章 与黑暗交锋	097
第十一章 洞悉一切的老人	110
第十二章 奥斯特罗格	125

第十三章 废除旧制度	143
第十四章 桅楼守望塔	148
第十五章 达官显贵	166
第十六章 在高空俯瞰	181
第十七章 三日奇妙见闻	194
第十八章 海伦·沃顿	200
第十九章 首相的心思	210
第二十章 乔装走访	218
第二十一章 地下世界	238
第二十二章 殊死战斗	245
第二十三章 绝境逢生	257
第二十四章 善恶对决	271

第一章 难以入眠

伊思比斯特先生是一位青年艺术家，目前暂住在博斯卡斯尔。某日午后，海滩正处于低潮期，伊思比斯特先生从住所悠闲地走出来，一直到达秀美如画的彭塔根海湾，调查这里的洞穴一直是他的愿望。通过陡峭的小路，伊思比斯特偶然看到一个面色忧郁的人。此人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非常显眼，双手搭在膝盖上，看上去有气无力，红肿的眼睛漠然地望着前方，脸上未干的泪痕再次印证着内心满满的忧伤。

那人显然听到了伊思比斯特的脚步声，迅速将身子转过来，并且向他投去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接下来一种尴尬的沉默降临到两人之间，显然对于伊思比斯特来说，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些。“今年的天气似乎格外炎热呢！”伊思比斯特故作圆滑地搭讪道，既为了化解眼前尴尬的窘迫，也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势。那陌生人的回答相当简洁，“确实很热，”随后陷入片刻停顿，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一句，“热到让我睡不着。”“睡不着吗？”伊思比斯特马上驻足，看似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将他乐于助人的本性彰显得淋漓尽致。

陌生人再次望向了伊思比斯特，目光中透露出无法掩饰的倦怠。“我知道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但我真的睡不着……我没有办法闭上眼睛，已经整整六天了。”说着他还将一只手举起来，似乎是为了增强

自己语言的可信度，但是他的脸依然毫无神采。“没有询问过医生的建议吗？”“当然有，但大部分都是些破主意，要么就是让我吃镇静剂，要么就是说我的神经有问题……开出的都是些万能的药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那些强效镇静剂，我真的不敢乱吃。”“这下可就难办了。”伊思比斯特接着说道。

然后他便呆呆地站立在狭窄的小路中间，双眼迷茫，束手无策。不过他还是很清楚陌生人想要倾诉的意图，随即便有意无意地继续将话题进行下去。他又开始了平时絮絮叨叨的口吻：“我就从来没有失眠过呢，不过据我所知，那些患了失眠症的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发现……”已经满脸疲惫的陌生人马上将手一摆：“我可没有那个勇气，让自己成为试验品。”这样一来，两人又陷入了僵硬的沉默。

“没有试试运动吗？”伊思比斯特并没有什么把握地问了一句，此时他的目光已经离开了对方那张满是愁容的脸，看到他身上穿着一套旅行服装。

“这法子早就试过了，可是得到的只有痛苦而已，我从纽奎开始，一天也不停歇，沿着海岸线漫步，一开始也有点效果，可是后来不管精神还是肉体都感觉加倍疲劳，或许是我的方法不对吧……”看上去筋疲力尽的他已经无法再说下去了。随后他又举起了一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一边擦拭着前额，一边喃喃自语起来。

“这个世界与我毫无关系，在这里我永远孤身一人，就像一头孤独的狼一样。没有妻女的我内心甚至燃不起生活的欲望，因为我没有什么必须要尽的义务，不是有人说过吗？没有子女的人就像是生命之树上已经枯败的树枝，看来我就是那已经死掉的树枝啊！”

“我也曾经表示，只要能够克服这懒惰躯体的本性，我甚至都愿意服用镇静剂。天哪，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服了多少镇静剂了！它

只是时刻不停地追问着人的心灵，全都是些关于时间的庸人自扰。时间啊时间！生存啊生存！人类永远困在一地鸡毛的平庸琐碎中无法抽身，我们无法停止进食，然后便满足于食物在缓慢消化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刺激与满足。我们也离不开新鲜空气，因为依赖于它们，我们的大脑才能敏捷聪慧，不至于走入死角。除此之外，打盹和睡觉也是必不可少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是在为了睡眠而活着。围绕着心灵的里里外外，总有数不清的忧伤缠绕。人生在世每一天，就算是青春年少的鼎盛时期，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是微乎其微的，更别说还要算上那些表里不一的友人，举止粗暴的伙计们，还有那缺德的清咖啡和可卡因，都是些阻止疲劳，让人不能正常休息的生物碱……”

“是的，我明白。”伊思比斯特答道。

这个无法入睡的陌生男人语调开始变得有些哀怨：“该做的我都做了。”

“难道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吗？”

“恐怕是的。”两个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是多么渴望能够得到休息，那欲望强烈到如同干渴的人看到水一般。我已经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整整六天了啊！仿佛一个漩涡扎进了我的心里，始终在不停地飞转，既不规则，也不停顿。意识也随着漩涡的激流奔涌不止，永不停息地飞速旋转，却看不到固定的方向……”他又停下来了，歇了一下又接着说，“向着海湾的方向。”

“我想您必须得睡着才行。”伊思比斯特眼神中似乎看到了某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极其果断又坚决，“是的，您不睡觉肯定不行。”

“我很清楚自己现在正处于漩涡的正中，我的头脑从未如现在这般透彻清晰，估计不久……”

“是吗？”

“您观察过随着漩涡沉下去的东西吗？就那样沉下去，完全摆脱这个奇妙的理性世界，也摆脱人类的视野。”

“但是……”伊思比斯特依然试图规劝他。

突然陌生人的声音提高了，两只眼睛也冒出无比兴奋的光芒，并且出其不意地朝他伸出了一只手。

“如果再找不到解决办法，我便自杀。葬身之所就在那块深色的悬崖脚下，毕竟在那里我能够找到渴望已久的睡眠……是的……睡眠，还有那不断涌动的绿色和白色的波涛，就在那不断颤动的细细波纹中死去……”他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又开始喃喃自语。

伊思比斯特一直在瞅着他，内心感到奇异无比。肯定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让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午后相遇。

陌生人依然在对自己说话，“其实，我知道事情并非定要如此发展。一座类似的悬崖就坐落在卢尔沃斯海湾，高度也相同，一个年轻的小女孩曾经就在那里失掉了性命。如果她能够活到现在，肯定非常健康而且充满理智。”“可是怎么可能是在那些冰冷的岩石上呢？”“可能真的会有人躺在那上面吧？那一夜将会是多么的寒冷而阴郁啊！那打在身上的海水是多么的刺骨，然后便开始颤抖吧？嘎嘎作响的骨头像是被拆散了的骨架，不是吗？”

这时伊思比斯特与陌生人的目光相遇在一起，“真抱歉我打断了您如此完美的构想。”他的言语向来包含智慧，却也掩饰不住内在的尖锐。

“不过，不管是在任何一座悬崖上自杀，作为一名艺术家来说都是显得……很不专业的。”那人说着自己竟笑起来，随后又开始烦躁不安，“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谁也没办法做到心智永远健康，在这一夜接着一夜的折磨下……”

“请问您一直都是独自在海边漫步吗？”伊思比斯特问。

“是的。”

“恕我冒犯，我觉得您这么做真是愚蠢至极！一个人漫步？您自己不是也说过，脑力的衰竭并不能靠身体的疲劳治愈。您的方法不是从何处听来的？难怪没有效果。像这样孤独的散步，在炎炎烈日之下，忍受着酷热与疲惫，折腾一天下来，我估计，您爬到床上，并且用尽全力去……啊？”伊思比斯特突然停下来，看着眼前这个被失眠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眼神中布满迷惑。

“看看所有的岩石！”原本坐着的那人突然打出了一个力道十足的手势，声音也提高了很多。“还有那大海，那闪烁着波光的水面永远在不停息地颤动着！快看！快看！那座巨大的悬崖下面，那黑暗的未知之所，一大堆泡沫涌进去了！还有天上那耀眼的太阳，它高高地挂在天空的顶端，向大地播洒着最炫目的光芒。那天空就是您所在的世界啊！您已欣然将它接受，并且为自己得以栖身其中而骄傲雀跃。因为它是那么温暖，带给您依靠和愉悦。可是对我来说……”他猛地将头转过来，眼神开始变得有些恐怖，双眼布满血丝，流露出一种病态的目光，嘴唇已经没有半点血色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无法听见，“这便是我内心中深藏的苦楚。这个世界，将我的痛苦与不幸完全掩盖……”

伊思比斯特放眼向四周望望，悬崖耸立在灿烂的阳光下，脚下的波涛不断汹涌地拍打，处处散发着一一种自然的原始美感。随后他又将身体转过来，再次面对那副几近绝望的脸，沉默再次来临。

陌生人终于开了口，并且伴随着一个拒绝的手势，一种不耐烦的姿态彰显出来。

“假如您可以睡一觉的话，肯定现在的您就不会感受到的全是痛苦，相信我！”伊思比斯特说道，现在他更加确信与陌生人的相遇是上天的安排，因为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还因为无事可做而倍感难

耐。一个人总要有些事情干才会感到充实和满足，而现在事情马上就来了，所以他定然不会撒手不管。他已经认定，来自于外界的友情，是眼前这个痛苦而疲惫的陌生人最需要的东西。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便在这个坐得像尊雕塑的陌生人旁边坐了下来，开始与他闲聊，当然免不了有争论发生。

但是陌生人似乎已经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只是一脸悲观地凝望着远处的大海，除非伊思比斯特非常明确地向他提问，才会搭上两句，而且所说的并非都是正确答案。不过这个身处绝望境地的人，也没有对这种善意的打扰表示抗拒，他似乎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表示任何感激之类的情绪。很快，伊思比斯特就感觉到，这种单方面的谈话越来越没有什么作用，随后他开始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可以重新攀登一次那段斜坡，再折返回博斯卡斯尔，这样就可以将布莱卡深渊的美景尽收眼底。陌生人没有回答，不过还是照着做了。一边上着坡，他又开始了喃喃自语，紧接着，又突然将脸转向一直热心帮忙的伊思比斯特，面孔非常恐怖，“谁知道会发什么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伸出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也许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语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旋转，旋转，旋转，旋转。一直这样转啊转，转啊转，永永远远不停歇。”他停下来，开始挥舞着瘦削的手反复比划着。

“好了，好了，兄弟！相信我吧，别再庸人自扰啦！”伊思比斯特现在俨然已经以一位老友的身份自居了。那人听话地将手放下，继续转过身前行。到了坡顶，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沿着悬崖边缘前进，随后又转向佩纳利另一旁的岬角。整整一路，这位失眠的陌生人都在不时地手舞足蹈，言语模糊且颠倒，似乎是在说着自己的大脑像漩涡一样始终在打转。到了岬角，两人停留片刻，只有道路足够宽，让两个人得以并行时，伊思比斯特发起的谈话才有可能得到回复。他极具耐心地为她详细叙述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中，建造博斯卡斯

尔港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不过话题还没结束，又被自己那神经兮兮的同伴以一些不知所云的话语打断了。

“我的大脑已经不能跟以前相比了。完全不能相比，就像被什么东西一直压抑着，很重很重的感觉，不，肯定不是乏累，但是又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估计只有上帝才知道！”看得出他的语言库里缺乏具有表现力的词汇，他只能手脚并用地比划着。“那东西好似一抹阴影，陡然间落下来，随后又飞速在某种东西上掠过，那东西是什么也不得而知，只是觉得眼睛都快被闪花了。那东西一刻不停地旋转，并且越来越模糊，思维也开始随着越来越乱，接下来便是强烈的迷惑，最后形成一股无法阻隔的涡流。我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甚至都无法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的身上，所以我无法向您描述它。”他又停下来，有些力不从心。

“那就别费心啦，兄弟！我明白你的意思，无论如何现在先不要急着告诉我，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吗？”伊思比斯特说道。

陌生人开始伸出手指，在眼睛那里揉来揉去，借此机会伊思比斯特再次试图与他攀谈。随着他揉眼睛的动作不断进行，伊思比斯特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不如到我房间里去坐坐吧！试试烟丝的效果如何。而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还可以向您展示一下关于这个布莱卡深渊的草图。”陌生人这次很听话，站起来跟着伊思比斯特下了坡。

下坡的过程并不容易，陌生人的动作生疏而缓慢，伊思比斯特好几次还听到他因为错乱无序的脚步而险些摔倒的声音。

陌生人站在院子的篱笆门口，踌躇着要不要进门。“跟我来吧！尝尝上天赐给人类的美酒，不知道您是不是喝酒的，还可以抽几根烟试试。”伊思比斯特招呼着他。

“我是不喝酒的，”陌生人回答得很缓慢，并且开始沿着院里的

小路向前移动，眼看就要到门口了，他那六神无主呢喃细语再次出现了，“不，我是不喝酒的。它又转起来了，转起来了……转……”他再次陷入了旁若无人的世界，进去房间时还差点被绊倒在门阶上。

一进到屋子里，他便整个人重重地栽进了安乐椅里面，上半身前倾，双手放在额头上，整个人像个雕像般一动不动。

片刻之后，伊思比斯特不由得焦虑起来，就像一个不会招待客人的主人一样，他干咳了两声，围着屋子转起了圈圈，嘴里一直念念有词，不过都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闲话。当他转到了房间的另一边，拿起了一个文件夹，随后又将它放在桌子上，就在这时，挂在壁炉架上的钟吸引了他的目光。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咱们可以共进晚餐。”伊思比斯特手拿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嘴上这样说着，内心却在拼命谋划怎么样能够让那个人将水合氯醛喝下去，而且不被对方发觉。

对方没有回答，他只好再次重复自己的提议，“虽然我这里只有冷羊肉，但是甜点还是很不错的呢，另外如果没记错的话，威尔士干酪和水果蛋糕应该都还有的。”

坐着的陌生人依然不做声，手持火柴的伊思比斯特不得不停下来，凝视着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点燃的火柴熄灭了，香烟却没有被点着，那人依然一动不动。文件夹被伊思比斯特拿在手里，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有什么要说。“或许……”他轻轻地自语着，随后又瞅了一眼门，然后将目光再次聚焦在这个坐在安乐椅内的年轻人身上。接着，他开始慢慢向屋外转移，像个鬼鬼祟祟的小偷一般，轻手轻脚，每走一步还不忘回头张望。

已经挪到了外面的他将房门轻轻扣上，他跨过另一扇通向屋外的门，经过门廊来到了院子里。他的脚步最后停在花坛的一角，那里还

长着舟形乌头。屋子的窗户开着，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屋内的陌生人。他的动作跟刚才没有任何差别，手捂着前额，看上去就像一尊死气沉沉的雕像。

街上玩耍的孩子们停在了院门口，睁着好奇的大眼睛望着伊思比斯特。还有一位做小艇出租生意的人过来与他攀谈几句。他恍惚觉察到，也许是自己严谨的态度或者特殊的身份令他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或许抽抽烟能够化解一些吧？他想到，便从口袋掏出烟袋和烟斗，开始优雅地往烟斗里填着烟丝。

“我很费解。”……原本洋洋得意的信心，现在已经消失殆尽，心里还不住地泛起了嘀咕。“不管怎样，还是要为他创造一个机会。”打定主意的他，用力将火柴擦亮，点燃了烟丝。

时间又过去了一些，有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原来是女房东走过来了，手里还提着从厨房里拿来的灯。伊思比斯特赶紧转过身，开始用烟斗朝着她来回比划，将她拦在了屋子的门口。显然她不知道房间里面有客人，但是他那轻微的耳语也根本不能将眼前的一切解释清楚。虽然最后女房东又提着灯返回去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依然没搞清楚状况。伊思比斯特依然在门廊的角落游荡，内心兴奋不已，不过每次看到屋里的人，得意之感顿时消减许多。

烟已经被他抽完了，又经过了一段久久的徘徊，连蝙蝠都已出动，朝着户外飞走了。终于，伊思比斯特冲破了种种顾虑，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再次轻轻地挪回了已经暗下来的屋子。走到门厅时，他的脚步停下来，眼前的陌生人还是那副姿势，只是借着窗外昏暗暮色的映衬，阴郁之感更加强烈。当晚的夜色是非常安宁的，除了一艘运送板岩的小船停泊在海港中，远远飘来几个水手的歌声。院子外面是宽阔的丘陵，飞燕草和穗头饱满的舟形乌头被笼罩在高高的阴影下面，越发显得形象怡人。此刻，一个念头突然在伊思比斯特的大脑中

闪现，随后他进入屋子，倚在桌子旁边开始认真地倾听。同时心中慢慢升起一种并不愉快的猜想，而且那感觉越发的强烈，直至被最终证明。惊愕是最初的反应，随之而来的便是极度的恐惧。

是的，坐在安乐椅中的陌生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绕开桌子走过去，动作非常轻缓，低下身来细细倾听，一边不够又来一遍。终于手能够摸到那张安乐椅的椅背了，他的身子一低再低，直到耳面相贴的程度了。

为了能够仰视到客人的面孔，他还尽力将身子压得更低。突然间，伴随着一声大叫，他猛地站了起来。只见那人双眼已经完全没有神采，一潭死寂。

伊思比斯特再次瞅了瞅那人，只见他双目张开，瞳孔已经下垂到眼睑下面。这样子太奇怪了，伊思比斯特完全乱了方寸，动作从轻拍变成了死命摇着他的肩膀。他的声音也一下子提到了刺耳的程度，“您睡着了吗？您是睡着了吗？”连问两遍这人没有任何反应，由此他得出对方已经死掉的结论。他整个人都慌了，情绪变得骚动不安，他匆匆迈开大步，试图走到房子的另一头，没想到却跟桌子撞在了一起。最终只好按了铃。

“马上拿一盏灯过来！我的朋友出事了！”伊思比斯特站在门厅的位置喊道，说完之后又回到陌生人身边，看着他坐在那里毫无半点动静，又开始拼命摇着他的肩膀大喊起来。被震惊的女房东很快赶到了，手里举着一盏灯，黄色的光线顿时填满了整个屋子。伊思比斯特的脸色也非常苍白，但是又不好对女方东直言相告，只能说，“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医生啊？这村子里有医生吗？我的朋友并没有过世，只是犯了病，我现在急需一个医生！”

第二章 昏迷

陌生人的肌肉已经僵硬得像蜡像一般了，而且时间持续的非常久，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慢慢地又进入了下一个松弛状态，看上去虚弱异常，应该是进入了一种深度昏迷状态。

陌生人被辗转了几个地方，先是从旅馆到博斯卡斯尔诊所，然后过了数周，又被送往了伦敦。这一过程中所有试图令他苏醒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又过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不再进行任何尝试了，至于为什么，下文将会详细解释。长久以来，陌生人一直处于那种半死不活的奇怪状态，既没有死去，也没有任何生命特征，仿佛卡在了生死之间，生命的旋律被按下了暂停键。他就像一台被关闭的机器，思维和知觉都无法启动，他虚乏到了极点，以至于再没有梦幻，他获得了极致的宁静，以至于身心俱空。这是一种混乱到极致的骤然平静，但是他又该存在于何处呢？一个失去了知觉控制的人，他的归宿又在哪里呢？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真的记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甚至比昨天的以及更加清晰。”伊思比斯特说道。是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伊思比斯特，但是却已经不是年轻时的他了，想当初他留着比时髦的发型略长的棕色头发，现在早已变成了一头铁灰色短发。昔日白皙透红的脸颊现在已经变成了浅黄色，只不过浅黄之中

还是微微泛出了丝丝红润。一把花白色的胡须长在尖尖的下颚上。这是个炎热的夏天，一位叫做沃明的老人正在与他对话，老人是一位伦敦的律师，身上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夏装。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格雷厄姆（也就是昏迷者）的亲属。老人与伊思比斯特肩并肩站立在伦敦的一座公寓里，陷入昏迷之中的格雷厄姆就直挺挺的躺在他们眼前。

一直昏迷不醒的格雷厄姆软软地躺在一张水垫床上，皮肤微微泛黄，身子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一件质地飘逸的衬衫将他消瘦的身体包裹起来。一层薄薄的玻璃将床的四周包围起来，仿佛在昏睡者与现实之间树起了一面无形的墙壁。在这面墙壁的阻隔下，里面的昏睡者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们两人就贴着玻璃框站着，不住地往里面看。

“现在想起当初他那双白色的眼睛，我的内心还会感到强烈的惊骇与不安。这个可怜的家伙真是太让人吃惊了。”伊思比斯特说道，“您知道的，当时他的眼睛就是这样向上翻着的，而且是白色的，在这里好像又重温了一边先前的情景。”

沃明问，“从那时候起，您一直没再见过他吗？”

“其实我一直想来的，无奈手头上总有处理不完的急事，多到就算有不少假期也忙不过来。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居住在美国。”

“您是个艺术家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沃明说。

“以前是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步入婚姻，但很快对于婚姻的幻想就破灭了，至少对一个凡夫俗子来说是这样。于是我提出了离婚诉讼，您知道贴得多佛港悬崖上的大幅广告吗？就是我让人干的。”

“广告很不错，虽然被贴在悬崖上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律师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就让这些广告永远与悬崖为伴吧。”伊思比斯